

艺思艺语

关山月谈写生

■陈湘波(关山月美术馆馆长)

下文是关山月先生(下称:关)与现任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就“写生”进行的一次对话摘编。关老的独到见解也许能对时下的写生有所启示。

问:“写生”二字最早见于宋代花鸟画。明代唐志契说:“昔人谓画人物是传神,画花鸟是写生,画山水是留影。”故“写生”二字也成了花鸟画的别称。您是否认为写生的内涵,在20世纪前后随着西方美术教育制度和美术思潮的渗入而有所转化,这种转化有何种意义?

关:写生一直是传统的话题,谁也不反对写生,但对于写生的理解和实践是各不相同的。应该看到,在中国画中,写生不仅有着类似于西洋画中对景作画那样的要求,还有着自己更独特、广泛、深入的含义。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生绝不是仅指面对实物作如实描写的过程,还包含从观察对象的生态获得感受并捕捉这些感受的过程,包含通过对观察结果的理解和记忆来增进画家的主观感受能力的过程,也包括了将观察结果和感受融合而还原成不脱离实际对象的艺术造型的过程。

正因为国画很早就从理论上较系统地、自觉地认识到了写生的这些过程及要求,并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沿着这些方面去开拓和加深认识,才使国画形

成既非纯客观写实又非凭空臆造的“似与不似之间”的造型特征,长期保持着自成一格的特殊面貌。如果仅以西洋画教学中的写生方式来进行国画写生,那就很难体会到国画的造型方式,也不易理解到民族的造型规律。

写生已成了当下国画学习和创作的重要途径和实践活动。我认为写生首先除了要注意代表传统国画中用笔技巧总称的“写”字之外,更要注意那个“生”字。在传统绘画理论中,从最初提到“写真”到“写生”,从“览之若面”到“气韵生动”,无不重视这个“生”字,这是对物象生动的神情、典型的姿态等客观造型上更高的艺术追求,又是作者活生生的个性气质和艺术风格的体现。

忽略了这些而只重形式上的酷似,只能是将生动的对象描绘成呆板的死物。我们只能通过写生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传统绘画中的各种技法和图式、程式,并在写生实践中去追寻它们与现实生活的源流关系,最后把传统的技法和描绘的经验真正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

事实证明,只有通过直接面对自然的写生,才能打破积年的陈规,使中国画家在自然中寻求物象的变化和理法,扩大中国画的表现领域,可以说这种重新面对自然的写生,的确是本世纪中国画创新的探索中最有价值的一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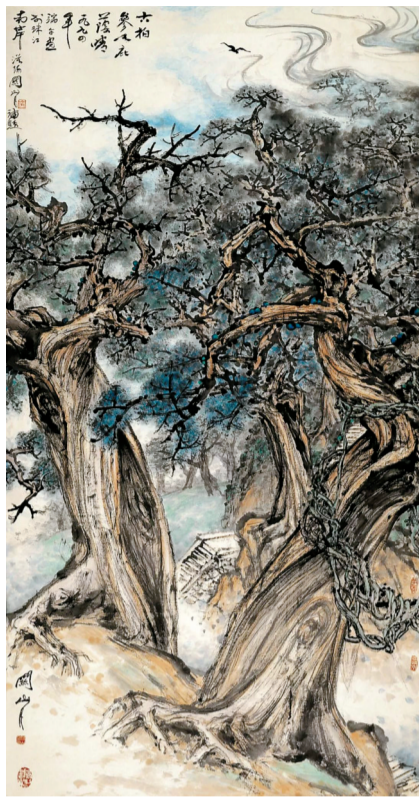
问:有人认为直接对景写生,是造成

现代中国画缺乏笔墨韵致的原因,您是否同意?您在写生过程中,怎样处理笔墨情趣和物象结构、质感表现的关系?

关:直接对景写生,不应该是造成现代中国画缺乏笔墨韵致的原因,其真正原因应该是有些人不能很好地认识和把握中西绘画作为两种不同的体系,在认识对象和表现对象方面的特点,对西洋绘画和中国绘画都没有正确的认识。

中国画家一方面要在生活中多画写生、速写,对运动中、变化中的对象要有敏锐而深刻的观察和把握,善于概括地抓住客观对象的重要特征和内在联系,使客观对象活在自己的心中,这样才能做到“胸有成竹”“意在笔先”;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传统绘画的学习和研究,充分认识中国画重视运用有独特美感及趣味的线条和笔墨,以线写形、以形传神的造型规律,把客观对象的强烈感受通过提炼、概括、聚零为整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写生的过程中,提倡用毛笔直接写生,这是从现实生活到艺术表现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只有坚持用毛笔直接写生,才能把中国传统的造型方式与技法基础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们逐步掌握把生活的现象变成艺术形象的手段,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画笔墨语言。(据《关山月谈写生》)



■黄陵古柏 关山月

画品群向

■黎向群(知名美术理论家)

麦文震的出生地,乃广东香山(今属中山市)的麦局,是小榄望族麦姓聚居之所,斯地人才辈出,他的家族则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清代的麦佑授中宪大夫(正四品),麦子淳授奉政大夫、朝议大夫(从四品)。

麦文震(1824~1880年)原名廷议,字抑卿,号省庵。早年充幕客,由监生援例纳粟以知府分省试用,后以知府升用,调署广西恩思府同知,在边境肃清有功,赏加道衔,随以知府加三级,请正二品封典,授荣禄大夫(从一品)。他归粤时,并没有回到小榄养老,而卜居广州越秀山麓,筑有花竹池馆,以诗书画会友,云集一时文人墨客。

麦文震生活在晚清时期,其时广东画坛的山水画家反映出两种创作倾向:

岭南画家应有麦文震一席

一种是在继承传统中变革创新。以梁于渭为代表,他虽是进士出身,但个性极强,颓废狂放,作画不拘古法,而用槎丫老辣的秃笔,用焦墨随意挥擦,用色单纯而色度对比强烈,别开生面,在晚清的山水画中独树一帜。

另一种是恪守宋元明山水传统,主张摹古,以古出新。麦文震同样是科举出身,同治年间著名书画家,恪守“四王”山水传统,尤其钟情王时敏(奉常)、王翬(石谷)山水。先辈麦佳、麦钰是乾嘉年间著名画家,擅长山水、花鸟。麦文震的书画得家族传承,工山水,师王翬,尤善画松。但他传世的作品甚为少见,若虚斋度藏其行书《临米芾〈昼锦堂记〉》四屏(1877年)和山水扇面各一件。从拍卖记录和若虚斋收藏其书画作品来看,作品数量不足10件,书法擅长行草书,取法米芾为主(详见拙文《读

麦文震临米芾行草〈昼锦堂记〉四屏》,刊《书法丛刊》2010年第6期)。绘画取法王石谷山水,意追黄公望。

若虚斋藏其《拟王奉常山水图》扇面,白笺纸本,纵18厘米、横53厘米,款题:“拟王奉常笔意以为雨翁仁兄大人雅鉴并以赠行。弟文震又笔。”旁铃:“抑卿”长方形白文印。王奉常,即王时敏。按,王时敏(1592—1680),本名王赞虞,字逊之,号烟客,又号偶谐道人,晚号西庐老人,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人,明末清初画家,大学士王锡爵之孙,翰林编修王衡之子,“四王”第一代人。“雨翁”者,待查,此扇是赠雨翁行行的作品。

此扇画面由近景、中景、远景三部分构成,近景有古木、茅屋、山石,中景有丘壑、茅亭、树木、水草,远景山峦连亘,峰峦叠嶂。整幅望去,布局深远,层次分明,丘壑浑成,草木丛生,古木形态

婀娜多姿,屋舍隐现,一望无际的湖畔,呈现一派江南的山水景象。运腕虚灵,用笔以披麻皴写山石,随意点刷,显得古秀、苍润、浑厚、含蓄、清逸,用墨浓淡相间,浓墨点苔,起到点睛提神的作用。意境近黄公望,为麦氏山水画的代表作。

麦文震应归属岭南山林派画家行列,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入古既深,既与南宗的王时敏、王翬,北宗的黄公望、王蒙合,又能够离他们远避,终能自出机杼。他的山水,取法王时敏(奉常)、王翬(石谷),遵循王翬主张的“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的艺术观。他在“二王”的基础上,借鉴北宗的某些技法比较全面地对山水画传统进行整理,将黄公望、王蒙的书写性用笔与巨然、范宽的构图完美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华滋浑厚、气势勃发的艺术风格。

敲钟欽欽

■梁志钦(资深媒体人)

前几天,有一段对话引起了笔者注意,一名六岁的孩子指着自己的画对其父亲说“如果没有老师,我画不了这么漂亮”。后来孩子找出了其中一张说“只有这张是我自己画的”。从画面上看,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挺大的,随即,其父亲问孩子“那你更喜欢哪张?”孩子说“都喜欢”。

从这样的对话中似乎可以听出,孩子十分清楚自己画的跟老师协助画的有明显的区别,尽管她说老师协助的很“美”,但当她说“都喜欢”时也表明,她是认可自己内心感受的。不过,在成人指导下或者设定的“美”的标准的引导下,她也慢慢学习如何画出“美”,同时,被“美”的标准的羁绊也随之而来。

少改儿童画,应留住童真

正如有人说,人在成年之前是在学习成熟,但还有另一句则是在成年之后总尝试找回童真。艺术领域,毕加索无论是言行上,还是行动上,都在践行这句话。

何为童真?或许就是上述孩子在自己画画时的“自在”,在画中的“畅游”,可惜的是,现在却少有人能细腻地感受孩子的这份天性,继而通过成人理解的“童趣”来引导儿童。

但我们也要明白,并不是说信手涂鸦的儿童画真的比成人的好,而是在我们强调儿童画的珍贵时,是在提醒我们时刻留意儿童表达过程中的那种“自在、天真、淳朴、真实”的性情。在技法上,这些情感的表达,没有被修饰、没有刻意迎合观者的感受,一切经由内心的想法。

至于苏东坡说的“论画以形似,见

与儿童邻”这句话只能放在特定的语境里看,他这里说的“儿童”,并非年龄划分的儿童,而是“初学”“业余”的意思。因为在现实里,儿童才不要求形似,儿童想要的恰恰是内心的独白。

日前,蛋艺廊举办了以“儿童邻”为主题的展览,邀请了一众儿童创作,同时也选了追求拙朴风格的画家如关良、赖少其等前辈以及当代画家贾博鸿、刘思东、张道祐等的作品一同展出,形成了特别的“对话”,儿童在学习成熟,成人在回溯童真。在不少家长以及少儿美术教育工作者在看待儿童绘画的态度上,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

也再次呼吁,希望家长们能看到儿童未经世事的行笔,反映的正是他们认知世界的过程,痕迹是稚拙的,却十分宝贵。



■飘 陈知恒 9岁



■岛 温小睿 9岁